



● 海外学者

美国医界神仙眷侣

▲解放军总医院麻醉手术中心、田纳西大学麻醉与心理系 张晓莹

一生专注于钟爱的事业，身旁一直相伴心灵相通的爱人，Lydic教授和Baghdoyan教授就是这样一对麻醉与神经科学界的神仙眷侣，不论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是我们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难得楷模！

“谢谢你，Ralph，这个点子实在是太棒啦！”

“不客气，Baghdoyan教授！”

实验室里，两位神经学教授正在热烈地探讨科研问题。我禁不住抬头看看他们，两人正相视而笑，Baghdoyan教授不经意间捕捉到我的眼神，向我调皮地眨了眨眼睛。风雨同舟、并肩工作生活了三十余载，他们是医学领域的同事、战友，却没有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他们是一对楷模情侣，心有灵犀，伉俪情深。

共同专注于麻醉与睡眠的研究 成绩斐然

Ralph Lydic博士是美国田纳西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麻醉与心理学教授、Robert H. Cole 神经科学名誉教授，并于201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荣誉教授，他的太太 Helen A. Baghdoyan 博士现任美国田纳西大学终身教授。

这对教授夫妻大半生专注于研究麻醉与睡眠的神经机制，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已达25年之久。他们首次将睡眠神经学与麻醉药物机制研究结合起来，假定睡眠与麻

醉是有共性的不同意识状态，早在1994年提出了“共同通路假说”，发表于英国麻醉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 72: 506-508, 1994)，认为麻醉药物分子预先改变了神经系统，从而产生了睡眠或苏醒状态。

这一假设被国际多家顶级实验室研究所认同并支持，包括麻醉神经学基金会、牛津大学出版社等。之后，他们共同探索的睡眠与麻醉机制相关研究工作的科研成果相继发表于Anesthesiology、Sleep、Journal



岁月渐远 情怀更浓

就是这样一对在事业上携手并进、建树非凡的专家，在生活中，被身边人更多地称谓为“神仙眷侣”。

常常，人们总认为多年的夫妻在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更容易趋向过分求实而缺乏浪漫，满足现状而保持平淡，但在Lydic教授夫妇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岁月渐远，情怀更浓”。

Lydic教授温文尔雅，重道德，富涵养，对人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凡事三思而行。

Baghdoyan教授个性豪爽，心直口快，热心助人，雷厉风行。如此相去甚远的性格并未影响他们三十年如一日的情投意合、形影不离。

自从相识于哈佛大学医学院，这么多年来，他们似乎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天，他们各自背着双肩包上下班，常常相互陪伴，一起徒步行走或登楼爬梯，坚持运动，风雨无阻，充沛的精力不逊于年轻人。周末的傍晚，他们一起去学校看展映的话剧；节假日的清晨，他们会邀请实验

室的学生们去家里吃早餐。在生活的点滴体贴和理解中，他们给予了彼此对工作的激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对于学生和晚辈，他们总是悉心指导，倾囊相授。他们待学生更像是自己的孩子，关心爱护，言传身教。对于朋友，他们一贯的热心诚恳，慷慨真挚，在朋友需要帮助时毫不吝啬、义不容辞，坚持运动，风雨无阻，充沛的精力不逊于年轻人。周末的傍晚，他们一起去学校看展映的话剧；节假日的清晨，他们会邀请实验

(特别致谢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麻醉科蒋延东教授对文稿的贡献)



● 医事纪实

中国首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纪实（一）

心目中的天使又回来了

▲解放军第302医院 洪建国 张芸

导语：一段遥远的征程——从中国北京出发，横跨亚欧非三大洲，飞越两大洋，辗转20多个小时，行程1.7万公里，抵达非洲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一支精干的队伍——以过硬的军人作风、精湛的专业技术、博大的真情厚爱奋战在抗击非洲热带传染病的最前线。一项特殊的使命，他们受命出征曾经爆发埃博拉疫情的非洲大陆，执行为期一年的军事公共卫生合作任务。

他们，就是我国首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本期开始，我们将择取其中的纪实故事，与大家共同体味国际医者的大爱与感动。

“宝贝，非洲有很多小朋友生了病，需要妈妈去帮助他们，你明白吗？”解放军第302医院的护士长秦玉玲红着眼圈，对刚满10岁的女儿说道。

女儿紧紧地抱住她，擦了擦眼泪，“妈妈，您放心去吧，我会在家听话的。”

曾经三赴塞国执行任务、只身进入病房清理传染性极强的埃博拉病人血迹的秦玉玲，如今又将再一次赶赴那片没有硝烟的战场。临别时，女儿在她背包上拴了一只可爱的小猴子，眨着天真的眼眸，深情地说：“妈妈，您把它带在身边，想我的时候就看看小猴子！”

女儿话音未落，秦玉玲早已热泪盈眶。

2016年7月1日，秦玉玲跟随中国首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成员走下舷梯，踏上非洲大地。

专家组组长、第302医院感染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姜天俊，是处置烈性传染病

疫情经验丰富的专家。2014年春，西非爆发大规模疫情后，他受命先后赴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指导建立中国援利埃博拉出血热诊疗中心，并参与了“后埃博拉时期”医疗援建工作，这次也是他第四次出征援非。

抵塞不久，研究员江佳富的爷爷因病去世。江佳富从小是由爷爷抚养长大的，与老人感情很深。但他深知忠孝不能两全，于是默默地把对爷爷的思念放在了心底。焦俊博士是专家组中年龄最小的成员，在首批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筹建期间，他说服了刚领结婚证2个月的妻子推迟婚礼，主动请战参加此次任务。

2015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蒂莫西就是被中国援塞医疗队救活的。在他的心目中，解放军的医生就是治病救人的“天使”。听说救命恩人又来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兴奋地说：“我心目中的天使又回来了！”

● 医·影



行医十年，在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医院里，我依然属于大海里的一朵浪花，微不足道，稍纵即逝。只是，对于自己而言，这十年走来不易，酸甜苦辣，心中自会品鉴。退休尚早，但每一个今天都不能复制，唯有努力与尽心才会不留遗憾。套用一句流行语：医路漫漫，且行且珍惜！

北京朝阳医院西区 宣靖超（摄）